

宝山史话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宝山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朱 权

副 主 任 傅家驹 朱保和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卢学谨 朱 权 朱保和 任晓初

杨方明 何 篆 何荣贞 沈心民

陈 忠 张大卫 陆其林 施仲兴

姜祖元 袁世福 彭望提 傅家驹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任晓初 何 篆 何荣贞 沈心民

前 言

《宝山史话》出版了。

这是本会文史委员会向建国四十周年的献礼！

宝山地处长江口，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素有祖国“东大门”之称，自成陆以来已有千余年历史。《宝山史话》是从大量的宝山史料中择要编写而成的。以简明通俗的形式，让读者了解先辈们如何不畏艰险，披荆斩棘，使这片土地由荒芜渐趋繁荣；如何大力创办教育，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而当外敌入侵时，又如何奋起反抗，捍卫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谱写了无数壮丽的诗篇；从而激起爱国爱乡的热忱，珍惜宝山的现在，振奋精神，为实现江泽民同志视察宝山时的题词“齐心协力，开拓前进，建设城乡一体的新宝山”而奋斗！

为了使读者对本区历史有较完整的了解，对于在区划调整中已划出的地区的史实，亦有所记述。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区史志办公室、文化局、档案局、宗教局、图书馆等单位大力支持，提供资料；夏德润区长题写了书名；一些熟悉宝山史情的老同志，热情撰稿、绘画；编委会的同志，特别是四位责任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讹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主席

蔡子强

1989年9月

目 录

历史变迁

从沧海桑田谈起·····	(1)
宝山地区开发和建县的经过·····	(4)
宝山没有山，为何叫宝山·····	(7)
御制宝山之碑·····	(10)
从吴淞千户所城到宝山县城·····	(13)
宝山建县后的区划变迁·····	(16)
老宝山城的沧桑·····	(19)

乡土风貌

城厢巨变·····	(21)
水陆码头吴淞镇·····	(25)
金罗店·····	(29)
铜江湾·····	(33)
铁大场·····	(38)
新兴城镇五角场·····	(41)
吴淞鱼市场·····	(44)
新兴桔乡长兴岛·····	(48)
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	(51)
全国第一条商办省际公路——沪太公路·····	(56)
蕴藻浜上三座桥·····	(60)
丁家桥今昔·····	(65)
长江口的夜明珠——石洞口·····	(68)
大八寺——大柏树·····	(71)

宝山境内第一所高等学府——复旦大学·····	(74)
------------------------	--------

人物大事

斜阳古垒野花香，犹说韩王校射场

——韩世忠江湾屯兵·····	(76)
----------------	--------

抗倭英雄严氏五兄弟·····	(79)
----------------	--------

援朝抗日先锋钱世楨·····	(84)
----------------	--------

胡仁济筑海塘·····	(89)
-------------	--------

附：胡仁济告别宝山士民诗·····	(93)
-------------------	--------

林则徐在宝山·····	(96)
-------------	--------

民族英雄陈化成·····	(99)
--------------	--------

甲午海战中殉难的陈金揆·····	(105)
------------------	---------

教育家袁希涛·····	(107)
-------------	---------

辛亥老人袁希洛·····	(110)
--------------	---------

宝山光复记·····	(113)
------------	---------

“五四”爱国运动在宝山·····	(116)
------------------	---------

孙津川与三次武装起义·····	(120)
-----------------	---------

从庙行纪念村追忆“一·二八”事变若干史实·····	(125)
---------------------------	---------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创办山海工学团·····	(130)
-------------------	---------

洗星海在“山海”·····	(136)
---------------	---------

“八·一三”抗战牺牲的第一个将领黄梅兴·····	(139)
--------------------------	---------

姚子青营血染宝山城·····	(142)
----------------	---------

白衣战士舍命护伤员·····	(146)
----------------	---------

自强不息的学者潘光旦·····	(152)
-----------------	---------

蔡炳炎烈士的两封遗书·····	(149)
-----------------	---------

毕生尽瘁教育事业的曹孚·····	(156)
------------------	---------

冯国华抗战殉国·····	(158)
--------------	---------

宝山人民的好儿子徐克强·····	(161)
新四军吴淞情报组·····	(164)
“小老板”机智闯关·····	(167)

名胜掌故

江湾景德观探古·····	(169)
古镇沉海底，名砚留人间·····	(172)
赵孟頫为义塾题额·····	(174)
明末重建总镇府残碑与吴淞奴变·····	(176)
海防要塞——吴淞炮台·····	(179)
名闻中外的吴淞口·····	(183)
罗店梵王宫·····	(187)
月浦佛耳泉·····	(189)
狮子林·····	(190)
宝山大成殿·····	(192)
玉佛寺溯源·····	(194)
宝山胜景——旭日临江·····	(196)
横沙八弟兄·····	(198)
叶家花园·····	(200)
罗泾人民血泪碑·····	(202)

历史变迁

从沧海桑田谈起

晋朝学者葛洪在《神仙传》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麻姑仙子在东汉末年降临人间，她对另一位仙人王方平说，分手以后，已经三次看到东海变为桑田。这就是成语“沧海桑田”的来源。这当然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而现实生活中，沧桑变迁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世界上不少地区在古代都曾遭受水灾，使大片陆地变成海洋；也有不少地区因泥沙冲积不断形成新的陆地，这就是沧桑变迁的事实根据。宝山地区也是沧桑变迁的产物。

大约7000——6000年前，长江出海口逐渐向东推移，原来在浅滩上缓缓而行的蛤、螺等动物死亡之后，贝壳连同泥沙被潮汐推向岸边逐渐堆积起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条古堤，这就是史书记载的“冈身”。

“冈身”在今上海偏西地带，从太仓向东延伸，经外冈、方泰等地横贯嘉定县境，经诸翟、马桥，直至金山柘林，大体上是西北向东南走向。大约在6000——5000年前，“冈身”以西的地区已经成陆，奠定了上海地区由西向东冲积成陆的重要基础。

在此以后，“冈身”以东不断被冲积成陆。罗泾、罗店、

大场一线成陆时间在唐代之前，大约在公元6世纪左右。月浦、江湾一线，大约在唐朝中、后期（公元9世纪）成陆。城厢、吴淞、五角场一线成陆时间均在北宋时期（公元10世纪）。长兴、横沙两岛成陆时间距今则仅二百多年。

解放后，在彭浦乡和杨行乡的钱湾、北宗等村兴修水利时，多次从深约三、四米的地层中发现鲸骨化石。这些海洋动物化石的出土，可以证明彭浦、杨行等地确实曾是浩瀚的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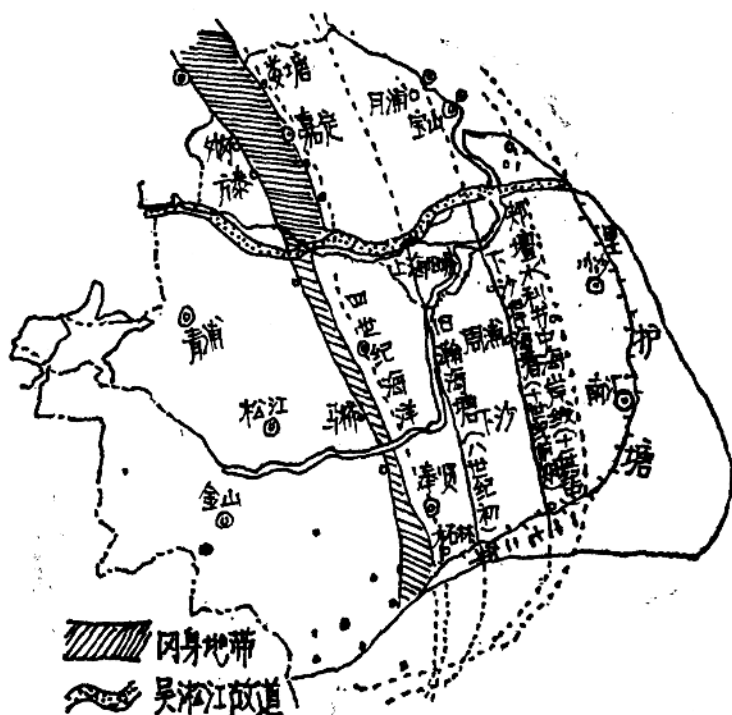
在沧海变为桑田的过程中，濒江沿海地区不断产生桑田变为沧海的悲剧。在我们这个地区，南宋时期远近闻名的黄姚镇，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明初修建的吴淞千户所旧城早已沉入江底；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修筑的航海标志——“宝山”，也被无情的狂涛吞没了。我们从有关史志的记载中发现，宝山地区坍没现象主要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至清朝雍正年间，约计160年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元13世纪前后，长江主流向南移动，主泓逐渐逼近南岸，引起北岸外涨，南岸内坍的情况；而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是在此期间，这一地区的海塘长期失修。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同时并存，桑田变为沧海的悲剧就难以避免了。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之后，由于胡仁济、林则徐先后倡导，定期修筑海塘已逐渐形成制度，沿江地区的坍没现象逐渐减少；但江中沙洲、岛屿的坍、涨变迁却仍时有发生，例如狮子林东南，吴淞口附近的崇宝沙，过去曾分属宝山、崇明两县，在1931年已全部沉沦。

由于长江口主泓、潮汐以及水下地形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长兴、横沙两岛经常出现此坍彼涨的现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两岛开始建立石塘工程之后，二、三十

年来，基本上未再发现坍没现象，开始改变了“南坍退堤，北涨围淤”的局面。实践证明：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人民是可以逐渐摆脱听任自然摆布的被动局面的。

（绘 南）



图：上海市大陆部分海陆变迁图

宝山地区开发和建县的经过

宝山地区绝大部分成陆时间已近千年，而建县时间为什么只有二百多年呢？对这样的问题，有必要作一番历史考察：

南朝梁武帝大同元年（555年），在吴淞江下游设置昆山县，县境包括现在的昆山、太仓和上海市属大部分地区，几乎相当于现在一个专区的范围。辖区辽阔并不是由于当时的县官特别能干，而是客观地反映出那时这里的社会经济水平不高，人烟稀少，特别是沿海一带更加荒凉，我们的先辈就是在这茫茫的海滩上，筚路蓝缕，开荒围垦，经过若干代的努力，才在这里逐渐形成一些稀稀落落的村庄、市井。

大约北宋中期，即公元10世纪以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由于重视圩田水利，以及海外贸易的日益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面貌逐渐发生变化。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中原人士纷纷南渡，江南人口显著增加，促进了社会经济较大的发展。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划出昆山东境5乡27都，建设嘉定县。当时吴淞江的出海口在南跑浦口（位置在现川沙县龚路乡），高桥在吴淞江北岸，也属嘉定县范围。

嘉定建县后，淞江大部分地区经济、文化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而县境东北滨海地区大量盐碱地却仍处于半荒芜状态。明朝嘉定学者娄坚对这一地区生产水平的评价是“获不抵劳”，也就是说，每年耕耘的收获抵不上农民付出的劳动代价；而明朝苏州、松江两府的赋税都特别重，嘉定县“地不产米，只宜木棉，民必以棉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交

纳漕粮”，比其它地区农民要更多承受几层盘剥；再加上倭寇对沿海地区的侵扰又特别严重，因而就出现了“逃亡相继，十室九空”的严重局面。万历八年（1580年）改用现款折抵漕银。农民稍微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但好景不长，明末的各种苛捐杂税又变本加厉地压了下来，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是明朝近300年期间，嘉定东部始终没有增设新县的重要原因。

清雍正二年（1724年），两江总督弼纳泰称，江南赋税甲于天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所属大县赋税银米，多者四十余万两，少者也有二、三十万两，税户分散，款项繁杂，征收非常困难。他建议将松江府所属4县、常州府所属3县、苏州府所属5县和太仓州共13州县各分为二，并将太仓、嘉定及其新分出的县划归直隶太仓州管辖。

同年下半年，朝廷经过认真研讨，批准了两江总督的分县奏议，把嘉定东部依仁、守信、循义、乐智四乡析为新县并决定新县与旧县同城而治，以免新建城池耗费巨款和侵占田亩。分县后，现在的宝山全境和闸北、真如、浦东高桥等地均属新县范围，辖区还是相当大的。

雍正三年，嘉定县兼署新县知县赵向奎，根据新县士民许龙等人以原吴淞所城为新县县治的请求，查勘了吴淞所城，上书布政司鄂尔泰和巡抚张楷。张、鄂两人支持赵向奎的建议，上奏朝廷，认为嘉定县城偏居西北，实难兼理东南一带公务；吴淞所城适在新县中部，千户所业已裁撤，城郭完好坚固，无须修缮，根据群众愿望，还是分县而治为好；同时，他们针对建设经费无从开支的顾虑，反映了新县士民情愿捐助建造学宫、县衙的情况。

同年七月二十九日，特旨同意嘉定和新县分治，八月间，赐名新县为宝山县，以原吴淞所城为县治。

雍正二年在太湖流域增设大批新县的原因何在呢？首先，确实与清朝初年的经济政策有关。清政府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深有体会，早在顺治初年就有人向朝庭献策：“收拾人心，莫过于轻徭薄赋。”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新颁布《赋役全书》，规定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定额为标准，废除明末加征的各种苛捐杂税。康熙五十一年又作出了“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决定，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作为标准，此后增加的人口，不再分摊丁役负担，这对无地少地的劳动人民是有一定好处的。历来有江南鱼米乡之称的太湖流域，开始出现了经济复苏的情况，为大批增设新县创造了必要条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清朝的赋役制度主要有“田赋”和“丁役”两种。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按田亩数交纳一定税额。所谓“丁役”，就是年满16——60岁的男丁，每年向官府负担一定的徭役（无偿劳动）。清初轻徭薄赋政策，在“轻徭”方面，效果确实较好，至于所谓“薄赋”，朝廷虽经常宣布减免，实际上，农民却受惠不多。雍正二年，江苏巡抚张楷在奏疏中说：“江苏每年额赋除蠲免粮外，应实征银350万有奇，历年积欠881万有奇，计已达千二百余万元，……嘉定一县积欠至百四十余万。”嘉定县积欠税款超过全省十分之一，可见太湖流域的生产发展情况也是很不平衡的。

由此可知，增设新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为了加强赋税管理，克服辖区过大，鞭长莫及的困难，因而经济条件并不太好，欠税亟待清理的大县也同时分设新县，而这个沿江濒海，最难治理，有“江苏第一恶缺”之称的宝山县，建制之后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舒东）

宝山没有山 为何叫宝山

宝山地区濒江临海，地势平坦，境内没有山丘，为什么清朝建制时却要以“宝山”命名呢？

原来，“山”是曾经存在过的，那就是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负责海运工作的平江伯陈瑄，在长江出口的南岸——嘉定县清浦寨（现为川沙县高桥镇）东北15里处修筑的土山。

陈瑄（1364—1433），合肥人。建文末年，他率领水军在浦口迎降燕王朱棣。朱棣做了皇帝（即明成祖）就封他为平江伯。永乐元年委派他充当总兵官，负责总督海运。他经常和士卒同甘共苦，鼓舞士卒战胜困难的信心，并多次打退倭寇的侵扰，保卫海运的正常开展。陈瑄主持海运工作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是与郑和同时的明代航海家。

土山百丈见方，高30余丈，山上建有烽火台，白天燃烟，夜间点火，作为航海标志。陈瑄调集大量士兵仅用不到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修建任务。据说，当地居民过去曾隐隐约约看到有座山在海滨出现，修筑土山时恰巧就在发现山影的地方，因而民间传说这是一座“宝山”。

当时这座土山虽距海30里，但视野辽阔，目标显著，为海运漕粮船舶和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提供了安全的保证。

海运事业与当时国计民生的关系极为密切，明成祖朱棣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亲自撰写碑文，把这座山正式命名“宝山”。从此，宝山的声名就更加响亮了。

这座举世闻名的“山”在永乐十年出现，绝非偶然。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国航海事业由来已久，而定期由南向北从海道大运粮食，则是从元朝至正十九年（1282年）开始的。明朝洪武年间，也经常海运粮食供应北方军饷，当时都是从刘家港（今浏河镇）起航，百余年来，尽管海运频繁，却从未修筑航海标志。

明成祖准备迁都北京，每年由南向北运输的各种物资大量激增，因而从永乐元年开始，就采用海运与河运同时并举的办法，努力满足朝廷日益增长的需要。但当时运河还有几段淤塞不通，还须中转陆运，海运仅靠刘家港一个港口，也感觉非常紧张。

这时，吴淞江在永乐二年经过夏原吉的治理，已经和黄浦江沟通，吴淞口已变为黄浦江口，但当时通常仍按已往的习惯称这条江为吴淞江。经过疏浚，这条江的航运能力大大加强，为了减轻刘家港的压力，有一部分粮船开始从吴淞口起航。民国《崇明县志》就说过：“永乐初，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由吴淞江出口，绕崇明三沙门至京及辽东。”明末顾炎武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崇明岛外有很多沙滩，其中特别是“竹泊一沙横亘其外，……国初海运，特筑宝山以为准的。”接着又说：“竹泊之南，吴淞之要道也；竹泊以东，刘家河之门户也。”从而可见，“宝山”的修筑是为了解决当时吴淞江和刘家港航运的安全问题。

“宝山”建成后，嘉树成荫，花竹掩映，每当天气晴朗的早晨，太阳缓缓地从山边升起，在阳光照耀下，云彩缤纷，煞是好看，当时称为“宝山祥云”。明朝人高宗本在《宝山晴云》诗中说：“驰驱万卒一山成，宝塔含辉云自生”描绘的就是当时的“宝山”景象。据史志记载，“宝山”上

建有龙王庙、观音殿，诗中所说的“宝塔”应当是建在庙里的。

永乐十三年，“宝山”建成后不久，由于会通河、清江浦相继凿通，运河南北通航，朝廷就决定停止海运，而以运河作为漕运的主要渠道。宣德八年（1433年），年已花甲的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回国后，震惊世界的远航壮举也从此终止。后来又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略活动愈演愈烈，明朝加强海禁，重申“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宝山”的航海标志作用就难以发挥了。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侵占这座土山，作为他们的巢穴，朝廷调集大量兵力久攻不克。后来，嘉定著名的民兵首领严大邦从山后潜登，终于消灭了这批顽敌。这时距离永乐十年已140多年了，从攻山战斗的艰苦情况，可见这座土山还保持初建时的原有风貌。

万历十年（1582年），大潮冲坍了李家浜的河塘，土山也在这次大潮灾中被彻底冲毁。土山被毁距今已400多年，宝山人民却永远不会忘记这座标志着明朝海运顶峰时期的丰碑，永远把它看作是开拓、进取的象征。

（任晓初）

御制宝山之碑

御制宝山之碑，俗称永乐御碑。这是明永乐十年（1412年）平江伯陈瑄在川沙高桥东北15里处，创建中国海运史上第一座灯塔——土山，永乐皇帝命名为“宝山”，并亲笔为文，刻石立碑。

年复一年，五百多个春秋过去了，土山早被江潮海浪冲刷得无影无踪，唯有这块石碑安然无恙。《嘉定县志》说：

“宝山西北4里有御制碑”。《江东志》说：“在山西南清浦东石桥北堍之左隅，……树御碑亭以幕之”。《宝山县志》也说：“御碑亭在清浦镇东街北”，也就是清宝山遗址南的东桥头。民国17年（1928年）亭毁不堪，御碑也无人顾及。乡董钟玉良为了保护这一文物，把它移至清溪公园（今高桥中学）内。文革期间，高桥中学教师王京璽悉心保护，此碑得以完整保存。1985年，川沙县人民政府和高桥中学投资2万多元，按照明代式样，垒土山，建碑亭，安置御碑。亭前有额一方，为王京璽篆书“明御碑亭”。

亭之周围，树木参天，小桥流水，令人心旷神怡。沿着林荫小道拾级而上，碑亭上琉璃瓦闪闪发光。红色圆柱，古色古香。亭之中央，矗立御碑。碑高160.5公分，碑头高47公分，宽94公分，厚30公分，两旁雕有蟠龙，中间有篆体书写的“御制”二字。高桥中学为了保护这一文物，特制玻璃框架保护。透过玻璃，碑文清晰可见。碑文如下：

“嘉定滨海之墟，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

凡海舶往来最为冲要。但无大山高屿以为之表识。遇昼晴风静，舟徐而入，则安坐无虞。其或暮夜，烟云晦冥，长风巨浪，帆樯迅捷，倏忽千里。舟师弗戒，瞬息差失，触坚胶浅，遽（Chuan速）取颠蹶，朕恒虑之。今年春，乃命海运将士，相地之宜，筑土山焉，以为往来之望。其址东西各广百丈，南北如之，高三十余丈。上建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洋空阔，遥见千里，于是咸乐其便。不旬日而成。周围树以嘉木，间以花竹，蔚然奇观。先是未筑之前，居民恒见其地有山影。及是筑成，适在其处，如民之所见者。众曰：是盖有神明以相之，故其兆先以见。皆称之宝山。因民之言，仍其名而不移，遂刻石以志之。诗曰：

沧溟巨浸渺无垠，混含天地相吐吞。

洪涛架山岌岌（jíyē高耸貌）奔，巨灵颠质（dǐxì作力貌）相嘘喷。

挥霍变化朝为昏，骇神褫魄目黯瞢（yuan眼球枯陷失明）。

苍黄附脾孰为援，乃起兹山当海门。

孤高靚（jìn打扮）秀犹昆仑，千里示表郁焮（bó烟起貌）炖（bun火盛貌）。

永令迅济无忧烦，宝山之名万古存。

勒铭悠久同乾坤。

永乐十年五月。（现在该碑亭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御制宝山之碑白话译文

嘉定县滨海地方，正当江流的会合口，外面就是浩渺无际的大海。这里是海船往来最重要的地方，但没有大山或岛屿作为标志。遇到无风的晴天，航船慢慢驶入，则可太平无事。倘若在夜晚，烟云昏暗，风急浪高，船的速度极快，转